

我记忆深处的杨湾街

□张西斌

在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铜陵市枞阳县义津镇，有一条古老的乡村街道，那就是杨湾街。这是一个只有

一纵一横两条逼仄街道的小集镇，当年是杨湾乡政府所在地，更是我小时候心中的伊甸园。

杨湾街离我家只有2里多路，每天早晨，我居住的小村庄，大约一半人要上杨湾街，大多数村民上街卖农产品、购买所需的日用品，还有小

部分村民上街纯粹是泡茶馆、喝点小酒，小孩逛街凑热闹，有的买点文具和课本、小人书之类的。村民们喜欢上街，主要是

因为杨湾街还有独特的生活习俗，早上很多人上街喝茶，不光是喝茶，还喝酒。不管

是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，大家聚拢在一起，在小茶馆里，喝起小酒，也没有

什么菜肴，只有几块茶干、豆腐、生腐、花生米就喝起来，有的人推杯换盏，喝得面红耳赤，上午八、九点光景，

肩挑手拎着种子化肥或日用百货，三三两两，结伴而归。

回忆起小时候的事，至今还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记得小时候杨湾街还是土路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，上个街，像是在田

里干活回来，身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巴，母亲总是埋怨。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了水泥路，上街后干净多了，再也见不到尘土飞扬。

杨湾街本来街道就窄，再加上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，显得很拥挤，街上摆满了猪肉、豆腐、生腐、干张、白菜等摊位，人挤人，摩肩接踵，每个人都侧身而过，

夸张地讲把耳朵都挤掉了。这还只是平时，如果遇到节假日，特别是腊月年边，那街上的人群多得令人望而生畏，

你看了头痛，根本挤不进去，经常发生小孩丢失的事件。记得那时我二伯伯家是开豆腐作坊的，每天早上挑着豆腐担到杨湾街卖，我每次上街都远远地绕道而行，生怕二伯伯看到了，拿豆腐不要钱，如果拿了豆腐，回去母亲又要埋怨。特别有意思的事，当时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杨湾街上开了理发店，那时理发店比较少见，大部分都是理发挑子走村串户理发。因为我每次上学回来，都要经过杨湾街，那远房亲戚看到我，就叫我理发，

与过挑圩堤，那是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，好不热闹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场面非常壮观，还有啦啦队和宣传队，有专门人烧大锅饭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工地上不管饭了，每个人得自己准备饭菜。但是大家的积极性丝毫未减，这个时间持续很短，一般一两个月。不知道是哪一年，我从外面放学回家，走到杨湾圩，正处主汛期，杨湾圩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见路，杨湾桥也被水淹了，只好做小腰盆（一种小的扁舟）回家了，那个小腰盆只能坐两个人，稍微风浪大一点，就容易侧翻，我感觉挺害怕的。还有一年夏天，听讲有人在杨湾圩游泳被淹死了，后来每次到杨湾心里都胆颤心惊，过杨湾桥时都是快速通过，不敢有半点停留。

年幼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杨湾供销社，当时杨湾供销社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那时的物价真的非常便宜，本地特产黑猪肉只卖0.73元一斤，买任何商品都得凭票，什么粮票、布票、豆腐票等等，那时我还小，只记得大人每次到供销社，都能买到好多好东西，如练习本子、钢笔、猪肉、红糖、布等，真的感觉供销社是个聚宝盆，总能变出各种当时稀罕的东西。当时村里有人在杨湾街开了杂货店，我心里非常佩服，觉得他非常了不起，有本事。

记得小时候大人还经常交公粮，粮食也是拉到杨湾街，杨湾街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以前是杨湾公社，后来改为乡政府。当时杨湾街上有电影院，我记得第一部电影《少林寺》就是在杨湾街上电影院观看的。

杨湾中学当时是我心中的最高学府，我人生几次的转折点考试都是在杨湾中学举行的。

每次到了杨湾就像到家了一样，反正每次离开家都从杨湾出发，每次到家也是先到杨湾，总是形影不离。但最难忘的还是出行交通问题，那时由于交通不便，出行吃尽了苦头。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中离家30多里的浮山中学，基本上住校，但星期六回家，星期天返校，回家主要是带菜和米到学校，来回完全靠步行，走了30多里，腰酸背痛，有时，为节省体力，看到手扶拖拉机，冒着危险往上爬。每次回家，到了杨湾街，快接近傍晚，街上家家户户冒着炊烟，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感觉肚子咕咕叫，想饱餐一顿，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后来到合肥上学，我基本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，每次回来到了杨湾街，感觉非常亲切，舍不得离开，总想在杨湾街多逗留一段时间。还好，我所住的村庄有一位退伍军人，因为他当年在部队就是汽车兵，就被分配在枞阳县城汽运公司上班，负责开大客车，专门跑枞阳县城与杨湾街道线路，我在外地上学、工作，寒暑假都要坐他的车子。客车又破又脏，一趟车子坐下来全身都是灰，但是由于乘客多，班次少，所以他的车子特别紧俏。为了坐上他的车子，我爸爸、妈妈对他特别客气，过年时，经常喊他吃饭，好酒、好菜招待，生怕怠慢了。现在杨湾街的交通非常方便，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毛毯铺到村庄房前屋后，小轿车直接开到家门口。公交车也通到村部门前的广场上，特别顺畅，都是无人售票，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。

回想起来，杨湾街道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欢乐。由于区划调整的需要，杨湾乡与牛集乡、义津镇合并了，成立了新的义津镇。时代的变迁使杨湾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之下，显得有些衰落，但在我的心目中，我对她的热爱持续不减，因为她是我的故乡。

杨湾是一个鱼肥田多、稻谷飘香的江北小镇。杨湾挂面每家都做，满大街都是挂面，每天白天拿出来晒，晚上收回去，成为杨湾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好像还成为非遗产品。

杨湾街后面就是杨湾圩，是联通菜子湖的，水质非常清澈，里面的鱼味道非常鲜美。圩上架桥，直通杨湾街，夏天圩内水涨得快，冬天快要干涸见底了。为了圩里的水不漫破，在冬天必须加固、加高圩堤，为了保护圩下面的千亩良田，以及村庄房屋、财产、人员的安全，俗称叫挑圩堤，我记得小时候还参

与过挑圩堤，那是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，好不热闹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场面非常壮观，还有啦啦队和宣传队，有专门人烧大锅饭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工地上不管饭了，每个人得自己准备饭菜。但是大家的积极性丝毫未减，这个时间持续很短，一般一两个月。不知道是哪一年，我从外面放学回家，走到杨湾圩，正处主汛期，杨湾圩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见路，杨湾桥也被水淹了，只好做小腰盆（一种小的扁舟）回家了，那个小腰盆只能坐两个人，稍微风浪大一点，就容易侧翻，我感觉挺害怕的。还有一年夏天，听讲有人在杨湾圩游泳被淹死了，后来每次到杨湾心里都胆颤心惊，过杨湾桥时都是快速通过，不敢有半点停留。

年幼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杨湾供销社，当时杨湾供销社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那时的物价真的非常便宜，本地特产黑猪肉只卖0.73元一斤，买任何商品都得凭票，什么粮票、布票、豆腐票等等，那时我还小，只记得大人每次到供销社，都能买到好多好东西，如练习本子、钢笔、猪肉、红糖、布等，真的感觉供销社是个聚宝盆，总能变出各种当时稀罕的东西。当时村里有人在杨湾街开了杂货店，我心里非常佩服，觉得他非常了不起，有本事。

记得小时候大人还经常交公粮，粮食也是拉到杨湾街，杨湾街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以前是杨湾公社，后来改为乡政府。当时杨湾街上有电影院，我记得第一部电影《少林寺》就是在杨湾街上电影院观看的。

杨湾中学当时是我心中的最高学府，我人生几次的转折点考试都是在杨湾中学举行的。

每次到了杨湾就像到家了一样，反正每次离开家都从杨湾出发，每次到家也是先到杨湾，总是形影不离。但最难忘的还是出行交通问题，那时由于交通不便，出行吃尽了苦头。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中离家30多里的浮山中学，基本上住校，但星期六回家，星期天返校，回家主要是带菜和米到学校，来回完全靠步行，走了30多里，腰酸背痛，有时，为节省体力，看到手扶拖拉机，冒着危险往上爬。每次回家，到了杨湾街，快接近傍晚，街上家家户户冒着炊烟，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感觉肚子咕咕叫，想饱餐一顿，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后来到合肥上学，我基本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，每次回来到了杨湾街，感觉非常亲切，舍不得离开，总想在杨湾街多逗留一段时间。还好，我所住的村庄有一位退伍军人，因为他当年在部队就是汽车兵，就被分配在枞阳县城汽运公司上班，负责开大客车，专门跑枞阳县城与杨湾街道线路，我在外地上学、工作，寒暑假都要坐他的车子。客车又破又脏，一趟车子坐下来全身都是灰，但是由于乘客多，班次少，所以他的车子特别紧俏。为了坐上他的车子，我爸爸、妈妈对他特别客气，过年时，经常喊他吃饭，好酒、好菜招待，生怕怠慢了。现在杨湾街的交通非常方便，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毛毯铺到村庄房前屋后，小轿车直接开到家门口。公交车也通到村部门前的广场上，特别顺畅，都是无人售票，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。

回想起来，杨湾街道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欢乐。由于区划调整的需要，杨湾乡与牛集乡、义津镇合并了，成立了新的义津镇。时代的变迁使杨湾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之下，显得有些衰落，但在我的心目中，我对她的热爱持续不减，因为她是我的故乡。

杨湾是一个鱼肥田多、稻谷飘香的江北小镇。杨湾挂面每家都做，满大街都是挂面，每天白天拿出来晒，晚上收回去，成为杨湾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好像还成为非遗产品。

杨湾街后面就是杨湾圩，是联通菜子湖的，水质非常清澈，里面的鱼味道非常鲜美。圩上架桥，直通杨湾街，夏天圩内水涨得快，冬天快要干涸见底了。为了圩里的水不漫破，在冬天必须加固、加高圩堤，为了保护圩下面的千亩良田，以及村庄房屋、财产、人员的安全，俗称叫挑圩堤，我记得小时候还参



铜陵是一座特殊的城市，因为他先有矿山后有城市。作为一名铜陵人，总会与铜陵有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就拿本人来说吧，上世纪80年代，就到了离市区不远也不近的一所矿山学校——铜陵有色铜矿小学教书。10年后，又调到了东方红小学，至今都没有离开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有色人，（因为东方红小学以前一直归铜陵有色教育处管辖，后来由于铜陵有色部分矿山关破，教育资源剥离，2004年划归到了地方管辖。）不仅自己一半的工作生涯是在铜陵有色度过，而且家中一半以上的亲人不是在铜陵有色工作，就是在铜陵有色退休，可以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。

要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的感情，就得从我父母是如何来到铜陵时说起，这还会牵涉出一些铜陵有色鲜为人知的往事来。

我父亲是淮南人，母亲是和县人。解放前，也就是日本人投降后，父亲带着我奶奶与母亲一起来到了芜湖，干起了码头工人。

当年的芜湖水陆交通发达，是著名的商业中心，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，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。由于码头上的活很累，一般芜湖本地人吃不下这个苦，当时码头缺少人手。由于我的爷爷在父亲9岁时就得病去世了，父亲从小给地主放过牛，当过长工，冬闲时下江南挑过圩，在淮南大通煤矿挑过煤……他一直四处打活，吃香了。所以他不仅自己干码头，还回到老家，带来了一帮老乡当起了码头工人。

解放后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，芜湖也失去了对外贸易，热闹的芜湖码头也沉寂了下来。父亲失业了，只能靠偶尔给澡堂拉煤，或打点零星工养家糊口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我奶奶又去世了。东拼西凑地把奶奶下葬后，家里变得一贫如洗，当时是1950年。父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区里的领导找到了他，说铜官山要200名码头工人，希望父亲能找些人去支援铜官山建设。

原来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后，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。建碉堡，修铁路，还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开矿设备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矿山，但是他们只忙着打内战，不仅没有恢复矿山建设，而且在撤退前，还拆除了重要的矿山设备，装船运往了台湾。当这些载有矿山设备的船只行驶到上海时，上海已经解放了，这批轮船又调头驶回了铜陵。可是，当船只回到铜陵时，只能在码头边排起了长队。因为当时铜矿负责搬运的工人都是由当地的渔民和种地的农民组成，他们只会肩扛手抬，没有干过起重工的活儿，无法把笨重的设备从船上弄下来，所以才要从芜湖急调200名码头工人支援铜陵。

接到任务后，父亲就四处找人。芜湖码头停工后，那一帮码头工人，有的回老家种地去了，有的做起了小生意，也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了……再加上大家根本不知道铜官山在哪里，只知道那里是个山旮旯，所以都不愿意去。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十来人答应去铜官山。可是临上船时，还有几位以种种借口没有来。最后，加上我父亲，一共只来了7个人。

到了铜陵后，铜官山铜矿工会主席亲自陪着他们，好吃好喝地招待着，一连好几天，就是不谈工作。我父亲他们也着急，再三询问之下，工会主席

才说等他们大队人马来了才谈工作。当听到有什么大队人马，只有他们7人时，工会主席急眼了，只能一个劲地说：“这如何是好……”

父亲他们一个劲地安慰工会主席，并让工会主席带他们先去看看是什么活儿，实在干不了再从芜湖调人也不迟。工会主席没办法只好带他们来到扫把沟江边。他们上船转了一圈，心里有了底。于是告诉工会主席，活不难，只要有轱辘、滑轮、葫芦之类的工具，他们几个人就能干起来。他们讲的工具工会主席连名字都没听过，就带他们进了仓库，让他们自己去找。没想到的是，仓库里有着多种型号大小不一的葫芦和滑轮等。

于是工会主席派人把这些工具拉到了码头边。父亲他们在船头搭起了脚手架，组装起滑轮组，先慢慢地把笨重的机器吊起来，然后再拉上岸。机器上了岸，当地的工人就有办法对付了。就这样一艘船一艘船地搭架子，起重，拉拽，运输……干了半个多月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的任务。

赶巧的是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芜湖看望我父亲，发现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大姐过活，觉得她们太可怜了，给了我母亲20元钱，谎称是我父亲让他带来的。我母亲想，父亲去铜官山一个月不到就给家里送来了钱，说明铜官山不错。于是没过几天，就收拾了东西，带着我大姐来到了铜陵。母亲清楚地记得，她们到达铜陵的那一天是1951年的元旦。跟我父亲一起到铜陵来的7个人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。其他6人，因为家属不在身边，先后都离开了铜陵。

以前，父亲多次讲过，刚到铜陵时，只有解放东村与扫把沟住户比较集中。那时铜陵只有铁路，却没有公路。他上班时就从扫把沟坐小火车到解放东村的铜矿，下班后再坐小火

车回到扫把沟。如果误了点，小火车开走了，只能沿着铁道步行走回扫把沟。不过走回扫把沟最好几个人结伴行走，因为铜陵山多林密，有不少野兽穿梭，甚至还有野狼、豹子之类的猛兽出没。如果不得不得一个人走长路的，白天手里要拿一把大伞，遇到什么野兽时猛然把伞撑开再收起，就会吓跑野兽；晚上行走就要带一把大电筒，遇到动静时，把电筒一开一关，闪烁几下，野兽怕光就会跑的。1983年冬天下大雪，一只豹子跑进了铜官山脚下的铜矿五区的铜矿房里，清晨值班人员发现后，吓得急忙关上锅炉房的大门。工人们上班后纷纷拿起铁锹、棍棒、三角耙等武器，一哄而上，打死了那只豹子。从那以后，铜陵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型猛兽了。

母亲在世时，没事总喜欢戴着老花镜看看书、读读报。母亲之所以能够看书读报，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班。因为解放初，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文盲不识字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，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，开始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，地点就是现在的东方红小学。当初的东方红小学白天是学生上课，晚上是成人在上扫盲识字班。

但愿长做有色人

□徐维林

铜陵是一座特殊的城市，因为他先有矿山后有城市。作为一名铜陵人，总会与铜陵有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就拿本人来说吧，上世纪80年代，就到了离市区不远也不近的一所矿山学校——铜陵有色铜矿小学教书。10年后，又调到了东方红小学，至今都没有离开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有色人，（因为东方红小学以前一直归铜陵有色教育处管辖，后来由于铜陵有色部分矿山关破，教育资源剥离，2004年划归到了地方管辖。）不仅自己一半的工作生涯是在铜陵有色度过，而且家中一半以上的亲人不是在铜陵有色工作，就是在铜陵有色退休，可以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。

要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的感情，就得从我父母是如何来到铜陵时说起，这还会牵涉出一些铜陵有色鲜为人知的往事来。

我父亲是淮南人，母亲是和县人。解放前，也就是日本人投降后，父亲带着我奶奶与母亲一起来到了芜湖，干起了码头工人。

当年的芜湖水陆交通发达，是著名的商业中心，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，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。由于码头上的活很累，一般芜湖本地人吃不下这个苦，当时码头缺少人手。由于我的爷爷在父亲9岁时就得病去世了，父亲从小给地主放过牛，当过长工，冬闲时下江南挑过圩，在淮南大通煤矿挑过煤……他一直四处打活，吃香了。所以他不仅自己干码头，还回到老家，带来了一帮老乡当起了码头工人。

解放后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，芜湖也失去了对外贸易，热闹的芜湖码头也沉寂了下来。父亲失业了，只能靠偶尔给澡堂拉煤，或打点零星工养家糊口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我奶奶又去世了。东拼西凑地把奶奶下葬后，家里变得一贫如洗，当时是1950年。父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区里的领导找到了他，说铜官山要200名码头工人，希望父亲能找些人去支援铜官山建设。

原来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后，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。建碉堡，修铁路，还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开矿设备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矿山，但是他们只忙着打内战，不仅没有恢复矿山建设，而且在撤退前，还拆除了重要的矿山设备，装船运往了台湾。当这些载有矿山设备的船只行驶到上海时，上海已经解放了，这批轮船又调头驶回了铜陵。可是，当船只回到铜陵时，只能在码头边排起了长队。因为当时铜矿负责搬运的工人都是由当地的渔民和种地的农民组成，他们只会肩扛手抬，没有干过起重工的活儿，无法把笨重的设备从船上弄下来，所以才要从芜湖急调200名码头工人支援铜陵。

接到任务后，父亲就四处找人。芜湖码头停工后，那一帮码头工人，有的回老家种地去了，有的做起了小生意，也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了……再加上大家根本不知道铜官山在哪里，只知道那里是个山旮旯，所以都不愿意去。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十来人答应去铜官山。可是临上船时，还有几位以种种借口没有来。最后，加上我父亲，一共只来了7个人。

到了铜陵后，铜官山铜矿工会主席亲自陪着他们，好吃好喝地招待着，一连好几天，就是不谈工作。我父亲他们也着急，再三询问之下，工会主席

才说等他们大队人马来了才谈工作。当听到有什么大队人马，只有他们7人时，工会主席急眼了，只能一个劲地说：“这如何是好……”

父亲他们一个劲地安慰工会主席，并让工会主席带他们先去看看是什么活儿，实在干不了再从芜湖调人也不迟。工会主席没办法只好带他们来到扫把沟江边。他们上船转了一圈，心里有了底。于是告诉工会主席，活不难，只要有轱辘、滑轮、葫芦之类的工具，他们几个人就能干起来。他们讲的工具工会主席连名字都没听过，就带他们进了仓库，让他们自己去找。没想到的是，仓库里有着多种型号大小不一的葫芦和滑轮等。

于是工会主席派人把这些工具拉到了码头边。父亲他们在船头搭起了脚手架，组装起滑轮组，先慢慢地把笨重的机器吊起来，然后再拉上岸。机器上了岸，当地的工人就有办法对付了。就这样一艘船一艘船地搭架子，起重，拉拽，运输……干了半个多月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的任务。

赶巧的是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芜湖看望我父亲，发现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大姐过活，觉得她们太可怜了，给了我母亲20元钱，谎称是我父亲让他带来的。我母亲想，父亲去铜官山一个月不到就给家里送来了钱，说明铜官山不错。于是没过几天，就收拾了东西，带着我大姐来到了铜陵。母亲清楚地记得，她们到达铜陵的那一天是1951年的元旦。跟我父亲一起到铜陵来的7个人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。其他6人，因为家属不在身边，先后都离开了铜陵。

以前，父亲多次讲过，刚到铜陵时，只有解放东村与扫把沟住户比较集中。那时铜陵只有铁路，却没有公路。他上班时就从扫把沟坐小火车到解放东村的铜矿，下班后再坐小火

车回到扫把沟。如果误了点，小火车开走了，只能沿着铁道步行走回扫把沟。不过走回扫把沟最好几个人结伴行走，因为铜陵山多林密，有不少野兽穿梭，甚至还有野狼、豹子之类的猛兽出没。如果不得不得一个人走长路的，白天手里要拿一把大伞，遇到什么野兽时猛然把伞撑开再收起，就会吓跑野兽；晚上行走就要带一把大电筒，遇到动静时，把电筒一开一关，闪烁几下，野兽怕光就会跑的。1983年冬天下大雪，一只豹子跑进了铜官山脚下的铜矿五区的铜矿房里，清晨值班人员发现后，吓得急忙关上锅炉房的大门。工人们上班后纷纷拿起铁锹、棍棒、三角耙等武器，一哄而上，打死了那只豹子。从那以后，铜陵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型猛兽了。

母亲在世时，没事总喜欢戴着老花镜看看书、读读报。母亲之所以能够看书读报，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班。因为解放初，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文盲不识字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，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，开始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，地点就是现在的东方红小学。当初的东方红小学白天是学生上课，晚上是成人在上扫盲识字班。

铜陵是一座特殊的城市，因为他先有矿山后有城市。作为一名铜陵人，总会与铜陵有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就拿本人来说吧，上世纪80年代，就到了离市区不远也不近的一所矿山学校——铜陵有色铜矿小学教书。10年后，又调到了东方红小学，至今都没有离开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有色人，（因为东方红小学以前一直归铜陵有色教育处管辖，后来由于铜陵有色部分矿山关破，教育资源剥离，2004年划归到了地方管辖。）不仅自己一半的工作生涯是在铜陵有色度过，而且家中一半以上的亲人不是在铜陵有色工作，就是在铜陵有色退休，可以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。

要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的感情，就得从我父母是如何来到铜陵时说起，这还会牵涉出一些铜陵有色鲜为人知的往事来。

我父亲是淮南人，母亲是和县人。解放前，也就是日本人投降后，父亲带着我奶奶与母亲一起来到了芜湖，干起了码头工人。

当年的芜湖水陆交通发达，是著名的商业中心，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，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。由于码头上的活很累，一般芜湖本地人吃不下这个苦，当时码头缺少人手。由于我的爷爷在父亲9岁时就得病去世了，父亲从小给地主放过牛，当过长工，冬闲时下江南挑过圩，在淮南大通煤矿挑过煤……他一直四处打活，吃香了。所以他不仅自己干码头，还回到老家，带来了一帮老乡当起了码头工人。

解放后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，芜湖也失去了对外贸易，热闹的芜湖码头也沉寂了下来。父亲失业了，只能靠偶尔给澡堂拉煤，或打点零星工养家糊口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我奶奶又去世了。东拼西凑地把奶奶下葬后，家里变得一贫如洗，当时是1950年。父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区里的领导找到了他，说铜官山要200名码头工人，希望父亲能找些人去支援铜官山建设。

原来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后，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。建碉堡，修铁路，还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开矿设备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矿山，但是他们只忙着打内战，不仅没有恢复矿山建设，而且在撤退前，还拆除了重要的矿山设备，装船运往了台湾。当这些载有矿山设备的船只行驶到上海时，上海已经解放了，这批轮船又调头驶回了铜陵。可是，当船只回到铜陵时，只能在码头边排起了长队。因为当时铜矿负责搬运的工人都是由当地的渔民和种地的农民组成，他们只会肩扛手抬，没有干过起重工的活儿，无法把笨重的设备从船上弄下来，所以才要从芜湖急调200名码头工人支援铜陵。

接到任务后，父亲就四处找人。芜湖码头停工后，那一帮码头工人，有的回老家种地去了，有的做起了小生意，也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了……再加上大家根本不知道铜官山在哪里，只知道那里是个山旮旯，所以都不愿意去。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十来人答应去铜官山。可是临上船时，还有几位以种种借口没有来。最后，加上我父亲，一共只来了7个人。

到了铜陵后，铜官山铜矿工会主席亲自陪着他们，好吃好喝地招待着，一连好几天，就是不谈工作。我父亲他们也着急，再三询问之下，工会主席

才说等他们大队人马来了才谈工作。当听到有什么大队人马，只有他们7人时，工会主席急眼了，只能一个劲地说：“这如何是好……”

父亲他们一个劲地安慰工会主席，并让工会主席带他们先去看看是什么活儿，实在干不了再从芜湖调人也不迟。工会主席没办法只好带他们来到扫把沟江边。他们上船转了一圈，心里有了底。于是告诉工会主席，活不难，只要有轱辘、滑轮、葫芦之类的工具，他们几个人就能干起来。他们讲的工具工会主席连名字都没听过，就带他们进了仓库，让他们自己去找。没想到的是，仓库里有着多种型号大小不一的葫芦和滑轮等。

于是工会主席派人把这些工具拉到了码头边。父亲他们在船头搭起了脚手架，组装起滑轮组，先慢慢地把笨重的机器吊起来，然后再拉上岸。机器上了岸，当地的工人就有办法对付了。就这样一艘船一艘船地搭架子，起重，拉拽，运输……干了半个多月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的任务。

赶巧的是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芜湖看望我父亲，发现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大姐过活，觉得她们太可怜了，给了我母亲20元钱，谎称是我父亲让他带来的。我母亲想，父亲去铜官山一个月不到就给家里送来了钱，说明铜官山不错。于是没过几天，就收拾了东西，带着我大姐来到了铜陵。母亲清楚地记得，她们到达铜陵的那一天是1951年的元旦。跟我父亲一起到铜陵来的7个人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。其他6人，因为家属不在身边，先后都离开了铜陵。

以前，父亲多次讲过，刚到铜陵时，只有解放东村与扫把沟住户比较集中。那时铜陵只有铁路，却没有公路。他上班时就从扫把沟坐小火车到解放东村的铜矿，下班后再坐小火

车回到扫把沟。如果误了点，小火车开走了，只能沿着铁道步行走回扫把沟。不过走回扫把沟最好几个人结伴行走，因为铜陵山多林密，有不少野兽穿梭，甚至还有野狼、豹子之类的猛兽出没。如果不得不得一个人走长路的，白天手里要拿一把大伞，遇到什么野兽时猛然把伞撑开再收起，就会吓跑野兽；晚上行走就要带一把大电筒，遇到动静时，把电筒一开一关，闪烁几下，野兽怕光就会跑的。1983年冬天下大雪，一只豹子跑进了铜官山脚下的铜矿五区的铜矿房里，清晨值班人员发现后，吓得急忙关上锅炉房的大门。工人们上班后纷纷拿起铁锹、棍棒、三角耙等武器，一哄而上，打死了那只豹子。从那以后，铜陵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型猛兽了。

母亲在世时，没事总喜欢戴着老花镜看看书、读读报。母亲之所以能够看书读报，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班。因为解放初，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文盲不识字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，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，开始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，地点就是现在的东方红小学。当初的东方红小学白天是学生上课，晚上是成人在上扫盲识字班。

母亲在世时，没事总喜欢戴着老花镜看看书、读读报。母亲之所以能够看书读报，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班。因为解放初，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文盲不识字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，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，开始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，地点就是现在的东方红小学。当初的东方红小学白天是学生上课，晚上是成人在上扫盲识字班。



李海波一摄

美丽的天井湖

□王继荣

你虽没西子之美 但有闭月羞花之容 当晨曦掀起你薄薄的面纱 你像一位美丽的少女 波光粼粼、含情脉脉 晨练的脚步声惊扰了你的睡梦 你轻盈微笑拍打着柳堤 与鸟声和鸣 旭日映在滚滚波浪上光亮 正像三月芳菲的桃花 顿感胸中春波也在涌动……

你豁达之容犹如这城市一面镜子 顺着夕阳的滑落 迈着无力倾斜的脚步 又走入你慈母般博大胸怀 一天的劳累得到你的同情 鱼儿跃出水面 鸟儿与落日归林 寂静的湖水在周边璀璨的灯光中 熠熠生辉 是啊……历年的雨水甘露使你心不操物，物不至 塑你千年润色秀美！

风儿使你获得能量 让你产生意识的灵动 使生命注入强大的生机 你的波动滋润着自己 也滋润着这个城市的人们！

读书偶得

□殷修武

如某人心胸开阔大气。

笔者从“大气”一词中悟出一点想法，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心有所依、情中所寄。然而，人追求得越多，经历得越多，沾染的禁忌、习惯、想法和固执也越多。确定的东西越多，受到的限制就越多，人生就越不快乐、不幸福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们大气一点，下定决心打破自己心灵的篱笆，重新获得心灵的宽广，使自己自由自在。人千万不能自己捆绑自己。该站就站，该坐就坐，心热降火，寒冷取暖，困了就睡，醒了就起，顺其自然，心静气和。大气地做事，潇洒地处世，任世上红尘滚滚，我自清风朗月。生活的艰辛让我们品尝到人间冷暖，大气则是一剂疗伤健身的良药。

（二）底气。名词“底气”原意是指人体的呼吸量（如：底气十足）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“底气”一是指一个人的气力或劲头；二是指一个人

的信心和勇气（如工作没干好，说话底气不足）。

笔者认为，底气也分真假虚实，真正有底气的人不会乱发脾气，因为心中笃定，是非成败心知肚明，怒火中烧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底气不足又会做假的人常会莫名心慌，虽然表面自信，内心早已乱成一团，为了掩饰底气不足真相，不得不摆出义愤填膺的假象。

“底气”源于实力（真才实学），而非虚名。但是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常有人因为徒有虚名而有着莫名的底气，一旦遇到挫折或质疑，便将底气转化为脾气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底气是一个人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根系，是一个长期努力实践学习锻炼的结果；是一个不刻意却在无意中散发出来的气场。底气一旦充足，便如一粒种子在风雨中扎根发芽成长，让人具有面对未知的智慧和勇气。朋友，若想活得幸福，活得有底

气，没有秘诀和捷径，惟有一步一个脚印，充盈自身，提升实力。实力足了，底气自然应运而生，实力不断提升，底气也就越来越足。

（三）人生三点。今年5月18日是我国著名章回小说家、著名作家、我省潜山市张恨水诞辰129周年。此间，我又重读张恨水的代表作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，小说第一回中写道：“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的，所谓吃一点、喝一点、乐一点。”我想，岂止北京人，世上之人不都讲究这三点吗。不管什么人除干好本职工作外，有这三点，一生就够了，还求什么呢！

笔者思考后认为，张恨水说的“老三点”，最要紧的是“乐一点”。你若知足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自然就“乐一点”。

如今，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了，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都是家常便饭，偏是有些人不容易“乐一点”了，你说奇怪不？对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还不满足的人，还想发大财、想出大名当大官、做成功人士。人生想要的一多，那“乐一点”当然就很难了。朋友，请记住成语“知足常乐”吧，常乐才能长寿，活得才能更有滋有味。

